

歷史與空間

小落村的好味道

走進四川雅安天全縣老場鄉小落村的時候是五月，陽雀聲聲叫喚，「割麥插禾」的聲音提醒着農事的變化與土地的耕耘。雖然剛剛經歷了一場疫情的襲擊，但山坡上、田野裏，到處都是忙碌的身影和歡聲笑語。

站在村口的水泥公路上，映入眼簾的是那200多畝綠色的荷田。荷葉碧綠，搖曳在水裏，遠遠望去，染綠了村莊，帶給大地一片生機盎然。荷花盛開的季節是6月，青荷蓋綠水，芙蓉披紅鮮，荷花盛開時，將給鄉村平添更多的美麗。小落村第一書記劉鶚告訴我，以前這些農田種的是水稻，每畝產值也就1,000元錢，青壯年外出打工後，村裏荒蕪了不少田地。精準扶貧工作開展以來，幫扶單位幫助村裏修建了一條通往山外的水泥公路。一家民企前來投資，承包了這200畝水田種植荷花，村民每年租金加打工費，經濟收入翻了一番。民企賣蓮藕、賣蓮籽，養魚、養小龍蝦，也賺得盆滿鉢滿。荷花田不僅給村民帶來經濟收益，還帶來觀光效應。今年五一小長假，一位遊客去碧峰峽旅遊，人多、車多、路堵，走了半天，還沒到山腳下，於是掉轉車頭，前來小落村看荷花，一家人玩得高高興興，臨走還買了1,000多元錢的土特產。

小落村是二郎山下天全縣一個偏僻的小山村，全村696口人，201戶農中，57戶是貧困戶。由於四面環山，交通不便，資源匱乏，多年來村民只能靠種水稻、粟米為生，一直沒有脫離貧困線。雅安職業技術學院作為精準扶貧幫扶單位，以綠色生態為理念，積極幫助村民調整產業結構，種植甜粟米、土耳苣、黑菜籽、耙耙柑等經濟作物，引進民營企業種植荷花，開辦農家樂、發展蔬菜基地，通過五年的努力，2019年村民人均收入達到了9,036元，57戶貧困戶全部退出，小落村也摘掉了貧困村的帽子。

粟米是農村主要農作物之一。兒時的記憶裏，每到酷暑季節，粟米地裏綠葉飄飄，風兒颳過，簌簌作響。粟米桿用嘴輕輕一咬，甜甜的汁水和甘蔗相差無幾。粟米可以做饅頭，可

以烤來吃，也可以煮來啃，如果用來餵豬，膘兒長得很快。但那時候的粟米產量不高，價額也低。甜粟米是小落村產業結構調整中引進的優良品種，產量高，價額也高，可以熟吃，也可以生吃。村民和公司合作，村民負責播種和管理，公司負責提供種子和收購，每年收益不小，雙方皆大歡喜。四月是粟米拔節的季節，遍地綠油油的粟米苗帶給我一片詩情畫意。

土耳苣是佛手瓜長在地裏的塊莖，對土壤要求不嚴，繁殖力強，生長迅速，香甜可口，每個五斤左右，每株可產數十斤。除了塊莖可以食用外，地上藤蔓的捲鬚勾可以做「龍鬚菜」，味道可口，是鄉村農家菜中的一大特色。來到小落村的牛背山，滿山遍野種滿了土耳苣。望着枝繁葉茂的土耳苣葉子，我覺得那是大山滴出的綠汁。

也許是小落村村民太愛綠色了吧，門前院壩搭滿了瓜棚支架，支架上爬滿了葡萄藤。我問在院壩裏逗孩子的女主人一年能收益多少，女主人靦腆地笑了，說這葡萄是種來吃的，成熟了自己吃點，別人想吃也可以隨便來摘。大山裏的農民，也學起了城裏人的悠閒。

綠色和生態從來就是一對孿生兄弟。小落村人喜歡綠色的同時，還愛上了生態。養雞、養羊、餵豬、餵鵝、種植蔬菜，講究的都是個「土」字。雞養在山上，羊牽到山林裏，餵豬用紅苕、粟米和青草，種植蔬菜用家畜肥和油枯。大山曾經阻礙了小落村經濟的發展，但現在卻給他們提供了取之不盡的資源。發展傳統種養殖業雖然不能短平快，但產品生態，讓人吃着放心。

扶貧扶智。脫貧攻堅戰中，雅安職業技術學院在幫助村裏解決實際困難的同時，更是利用高職院校的優勢，幫助村裏建設文化大院，開辦村衛生室，打造文化牆，開展各種種養殖技術知識講座，幫助老百姓從生活上、技能上、精神文化上脫貧。2019年初非洲豬瘟發生後，全村豬兒無一倖免。為了幫助村裏盡快恢復生豬生產，雅安職業技術學院出資出技術，幫助村裏建立了一個小型養豬場，餵養了10多



■小落村的綠色荷田生機盎然。 作者供圖

頭母豬。2020年初，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村裏實行了封村封路，村衛生室為村民熬藥湯、測血壓、量體溫，購買防疫物資，為打好疫情防控阻擊戰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在小落村，真正見識了什麼叫生態養人，文化怡心。

提起鄉村上了年紀的老農民，大家腦海裏浮起的第一印象肯定是彎腰駝背，白髮蒼蒼，臉上溝壑縱橫，寫滿歲月的滄桑。可在村民王建珍的身上，看到的是一頭青髮，皮膚光鮮，渾身上下透露出青春的活力，如果不是縣工會常務副主席敖文超介紹，說什麼你也不會相信這是一位年屆古稀的老人。我們見到她的時候，她剛從田裏插秧回來，腿上還帶着泥水。她說她家以前供三個娃娃上學，到處借錢，連鹽巴都吃不起。為了給三娃子交上大學的學費，三畝穀子打來賣完了都還不夠。現在她和71歲的老伴兩人在家裏種了一畝辣椒、三畝土耳苣、兩畝耙耙柑、四畝水稻、十二畝甜粟米，日子過得可舒坦了。

村文化活動室的建築有上百年的歷史，是縣級文化保護單位。最早這裏是一座廟，名叫金雞廟，後來幾經歷史的變遷，先後改成村委會辦公室、學校，在雅安職業技術學院的幫助下，建成了文化活動室。屋裏掛着字畫，擺着桌椅，放着一部50英寸的彩色電視機，書架上，擺着各種農業技術和社會科學書籍。農閒時間，村民就到這裏看書、下棋、看電視，重大節假日，還在院壩裏跳壩壩舞、耍花燈、進行拔河比賽等。

離開小落村的時候，在一家農家大院的牆上看到一幅壁畫，畫面上，一位老農頭戴斗笠，扶犁揚鞭，吆喝着一頭老牛在田裏耕耘，遠處霧濛濛的山坡上，是一片綠色和蔥蘢，畫上兩句話十分醒目：種出綠色大產業，調出小落好味道。未來的小落村應該不會再有貧困了，綠色和生態就是它的好味道，我想。

書若蜉蝣

美國女詩人獲文學諾獎

話說諾貝爾獎官網，早前瑞典學院將2020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美國詩人格盧克（Louise Glück），瑞典學院給予她的評價是「正確無誤地傳達，普世存在的樸素無華之美」。

瑞典人諾貝爾在1895年11月27日寫下遺囑，捐獻全部財產3,122萬餘瑞典克朗設立基金，每年把利息作為獎金，授予「一年來對人類作出最大貢獻的人」。據他的遺囑，瑞典政府在同年建立「諾貝爾基金會」，把基金的年利息按五等分授予，文學獎即為其中之一項。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在文學方面創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其人，此獎項由瑞典學院從1901年起頒發，截至2020年已有117人獲此殊榮。

格盧克生於1943年4月22日，曾獲國家人文獎章、普立茲詩歌獎、美國國家圖書獎、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及博林根獎等美國主要文學獎項；2003年至2004年擔任美國桂冠詩人，一般被認為她乃自傳詩人，其作品以強烈的感情著稱，在對現代人生活及自身個人經歷進行沉思之時，常以神話、歷史或自然作為意境，探索主題廣泛，內容主要為刻畫創傷，其特點在於坦承表達悲傷和孤獨的情感；另有學者把重點放在她對詩人性格建構，以及作品中自傳與古典神話的關係。

她生於紐約，在紐約長島長大，就讀高中之時罹患神經性厭食症，其後康復，先後於莎拉勞倫斯學院及哥倫比亞大學就讀，並未取得學位；除詩歌創作外，她還在多家機構教授詩歌，目前為耶魯大學兼職教授兼羅森克蘭茲駐校作家，居住

在麻省劍橋。

離開哥倫比亞大學之後，她開始從事秘書工作，幫補個人支出；1967年嫁給小查爾斯赫茲（Charles Hertz, Jr.），最終以離婚收場；1968年發表首部詩集《頭生子》（Firstborn），獲文學界高度評價；然而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她出現創作瓶頸，直到1971年開始在佛蒙特戈德學院教詩歌後才得以解決，其間她所創作的詩歌，俱收錄於第二本詩集《沼澤地上的房子》（The House on Marshland, 1975）；評論人認為此乃一鳴驚人之作，直呼她發現了獨特的聲音。

在1973年，她給伴侶約翰德拉諾（John Dranow）生下兒子諾亞（Noah）；德拉諾曾在戈德學院開設夏季寫作課程，兩人於1977年結婚；1980年，德拉諾與詩人布萊恩特沃格特的丈夫弗朗西斯沃格特共同創辦營利學院新英格蘭烹飪學院，她與布萊恩特沃格特為學院早期投資人，擔任學院董事；1980年，其第三本詩集《下降的形象》（Descending Figure）出版，作品語氣和主題受到批評；其中詩人格雷格庫茲馬以如今被廣泛摘編的詩作《溺死的孩子》（The Drowned Children）為例，指責她「厭恨孩子」；不過總的來說，此書還是受到表揚。同年，她在佛蒙特的家遭遇大火，所有財產被燒毀；受此一悲劇的影響，她開始創作大量詩歌，後來收錄於獲獎作品《阿基里斯的勝利》（The Triumph of Achilles）；《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文學評論人麗姿羅森伯格（Liz Rottenberg）認為此部選集比之前作品「更純潔、更尖銳」。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喜提路上
弘一大師的足跡



四十三
當年誰不哭神州

正當我們驚嘆李叔同選用外國名曲，配上由他填寫的極為優雅而又充滿古典詩詞之美的曲詞，這一首更令人歎服他的極致。曲是美國女作曲家哈里達克雷（Harry Dacre）創作的《黛西貝爾》（Daisy Bell），曲詞李叔同稱為「仿詞體」。全詞傷感憂懷，思念故國之情烈，念來令人流淚，想當日此歌若由李叔同親自用鋼琴伴着自唱，那情感令人如杜鵑一樣哭神州的哀痛。

瞧李叔同寫此詞附有一段文字「此歌仿詞體，實非正軌，作者別有根觸，走筆成之。吭聲發響，其音蒼涼，如聞山陽之笛。《樂記》曰：『其哀心感者，聲嚙以殺。』殆其類歟？」。詞中雖有許多典故，但亦是一般人也能看懂；李叔同創作能做到深入淺出。

誰深海杜隋
家愁棠鵬堤
庭淺有啼柳
院愁淚血
笙難傷哭
歌消秋神
又受瘦州
。 ， ，

李叔同詩句
素仲
丁酉
西配
秋畫

浮城誌

白菜燉豆腐

我是個北方人。樹葉由綠變黃的季節，冷風一吹，凍得樹哆嗦了一下，葉子紛紛落地。我知道，冬天就要來了。

冬天是什麼時候來的呢？大概是先從味入冬。當空氣中散發出一股白菜燉豆腐的味道時，冬天便來了。

母親每年都會在院裏特意留出一塊大的空地來，為的就是種白菜。大約從清朝開始，白菜就因為產量大，既便宜又好吃，當仁不讓地成為北方人民冬天餐桌的主食。清楚地記得十多年前，集市上一個賣白菜的商販被主顧們裏三層外三層圍得水洩不通，我驚訝於這種震撼的場面。北方人買白菜很少是一棵一棵，通常都是一袋一袋，就是我們現在用來裝肥料的那種袋子，可見我們北方人對於白菜是實打實的愛。

做白菜配豆腐就如織女配牛郎。小時候愛睡懶覺，尤其是冬天，更是留戀溫暖的被窩，是一聲一聲的吆喝聲把自己從睡夢中喚醒，空氣中梆子的聲音悠揚

婉轉，配上那一聲聲高亢嘹亮的聲音，光聽這聲音就讓人不由得嚥口水。那時候的豆腐都是人工磨磨的，豆腐香，肉質實實，吃一口，唇齒留香。

我家有一口大鍋，到現在還在兢兢業業地工作，身體硬朗得很，看來這幾年它並沒有退休的打算。只要白菜燉豆腐，家裏就用這口大鍋。開始前先放幾片豬大油養鍋，等油熱後倒入蔥薑蒜，爆出佐料的香味後，就把切成段的白菜放進鍋裏，添一把柴，火細細地、慢慢地燜，至多七八分鐘白菜就燜得爛爛乎乎，這時候再把切好的豆腐塊放進去，還是小火，再慢燉20分鐘。白菜燉豆腐這個時段對於我來說無疑是一種享受，就像把生活熬出滋味的那般感覺，白菜與豆腐的營養慢慢滲進湯裏，衝破鍋蓋的桎梏在空氣中瀰漫，我會感覺到豆腐的香和白菜的糯都融入寒冬，那滋味，埋藏了多少的陳年舊時光，往事一股腦地湧出來，萬般滋味在心頭。

豆棚閒話

我每天登山，為了保持足夠的運動量，會上下好幾趟。某日在山頂，一個女遊客斜眼望着我，嘴裏用河南話跟同伴說，這人像個猴一樣，一會下去，一會又上來。她料定我聽不懂她在說什麼，所以當着我的面評論我。恰巧我有個同學是河南人，聽他說多了方言，我也能聽懂一些簡單的河南話。見我用詭異的眼光看她，她立即明白自己失言了，頓時羞紅了臉。

中國幅員遼闊，方言有上百種，經常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言。我所處的城市移民眾多，更是匯聚了各地的方言。過去鄰里之間，平時交流是用本地方言，各自回到家，又會改用家鄉話交談，粵語、客家話、壯話、苗語、湖南話……不同語系的人常會聽得滿頭霧水，故在一些場合，若是不欲第三方知道自己交談的內容，方言是極隱蔽的交流方式。荷里活電影《風語者》裏面，太平洋戰爭期間，美軍選用印

來鴻

冬日鳥兒，對待食物，態度是認真的，牠們在一頓一縮地啄食，啄草木凋零，萬物蕭條時的紅果球。這種啄食的樣子，極有儀式感。有時候，與其是說在啄，不如說是在刨，有小人物的謀生狀。霜降之後到古村，見一戶人家粉牆黛瓦的古宅旁，有一棵柿子樹。那棵樹葉子落光了，卻有幾隻熟透了的紅柿子掛在梢上，黝黑的樹枝配紅柿子，顯得好看。主人說，這幾隻柿子留在樹上，每天都有鳥來啄。

一隻啄食的冬鳥兒，牠在為寒冷季節裏的身體貯存能量，用食物來抵禦嚴寒。鳥在春天吃葷，冬天吃素。冬天的食物少，草蟲休眠斂跡，不像在春天吃得隨心所欲，只能啄樹上的果珠。有些鳥膽大，比如麻雀，牠敢冒險，去啄心儀的美食。我在燒餅鋪買早點，有幾隻麻雀，從樹上飛下來，飛到有人地方啄地上的餅屑。

歸有光《項脊軒志》中，「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許是在秋冬，涼風起，不知是一隻什麼鳥，怕是餓極了，又沒有食物吃。如果軒旁有株結果子的樹，香樟，或者無刺枸骨，就好了。我曾經觀察過幾隻鳥，牠們在啄食時的姿勢：有的為了朝食物靠近，幾乎是半懸浮在空中，有的鳥，身體在空中幾乎站了起來，兩爪收縮，向食物靠近；有的仰着頭，眼睛緊盯一隻葡萄；有的站在食物上，用爪子緊攥藤枝，俯下利喙去啄；有的啄下食物，為了不讓食物滑落，翅膀後扇，整個身子仰着，嘴中叨住食物不放……鳥比人知道哪兒有紅果兒，有果兒

第安那瓦霍族人充當通信兵，就讓監聽美軍通訊的日本人茫然費解。

但就像我遇到的例子，也常有人因為自大，以為別人聽不懂自己所說的方言，導致狼狽出糗的事情發生。清人何剛德在《春明夢錄》裏自敘，他中進士後在吏部任職，受邀到大學士寶鑒家裏聽戲，座中盡是操京腔的大佬。同年鍾傑人與何剛德是福建老鄉，悄悄指着鄰座的榮祿，用福建話問：「這個山植是不是兩淮運使？」清代的高官，頂戴上面鑲嵌的是紅寶石或紅珊瑚，猶如熟透的山植，以之指代高官，有鄙夷之意。二人用福建方言交談，認為可保安全無虞。不料，榮祿轉過頭對二人說，我也會說福州話。何剛德知道惹禍，趕緊溜走。好在榮祿少年時代是在福州長大，雅好閩士，沒有與他們計較。後來榮祿任西安將軍回京，還特地送口外羔羊皮給何剛德作為禮物，上書「山植」二

的地方，總有鳥兒的蹤影。

鳥受驚後，會丟下口中的食物，落荒而逃。有的則不顧放下，叨一隻紅果球，飛到旁邊的樹上，稍後再飛走。所以，在冬天，不要打擾一隻啄食的鳥。稍大的果實，比如，柿子，鳥啄一下，再啄一下，見不遠處來人，慌亂中，丟下口中食，「呼」，一下飛走了，牠驚恐人來打擾。河邊有幾棵棟樹，老熟的棟子，淡黃、滾圓，望上去軟爛。棟子是灰喜鵲喜愛的食物，鵲棲於枝，用利喙去啄，一啄一啄，棟子就破了。

有個朋友告訴我，鳥類的世界有個有趣的現象，個頭大小，決定啄食順序，就像灰喜鵲飛上枝頭，去啄稍大又圓的棟子，而小白頭雀，卻鑽進灌木樹叢中，去吃小圓的火棘果。能夠給鳥啄食的果實，在秋冬時節，往往會呈現一抹視覺上的暖紅。

冬青果，低低的樹叢中，若隱若現的小果球，色彩明艷，是那種讓人瞥一眼它的紅色，它的繁榮小碩果，就感覺有喜慶氛圍的小果子。形似紅豆，卻比紅豆有質感，色如枸杞，卻又更加果聚沉靜，一簇簇，一叢叢，極盡生命的絢爛。冬青在野，如果沒有外力敲打，果子一般不會掉落下來，正是鳥兒沒有食物，飢腸轆轆時，恰好被啄食，用以果腹。

南天竹，秋冬季節，紅果纍纍，若提小紅燈籠，懸綴於枝叢。宋代楊巽齋詩云，「花發朱明雨後天，結成紅顆更輕圓；人間熱惱誰醫得，只要輕香淨業緣。」南天竹具有一定的藥用價值，根、葉強筋活

字，調侃何剛德曾自以為是的托大之舉。

梁實秋也在文章裏談到，他有一次在美國電影院看電影，前排兩個白人婦女，頭上戴着寬沿禮帽，很影響觀影。於是他用中國話小聲抱怨了幾句，發洩一下不滿情緒，以為對方肯定是如聽天書，不會知道自己說什麼。沒承想，對方卻回過頭來用中國話向他道歉。人的僥倖心理一旦被戳破，羞愧就會淹沒原本正面的情緒。

城市化的今天，人們的生活更趨於同質化，日常語言也是以社區交流為導向的——很多人從小就培養孩子說普通話，以能說一口純正的播音腔為時尚，若有人堅持說帶有「土味」的方言，常會被看作失敗者，認為是沒有學習標準化語言的環境。方言處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前景是很不讓人樂觀的，也許在不遠的將來，用方言進行隱蔽敘事的情節就會從大眾生活中消失，只能出現在影視作品裏了。

■ 王太生

有些食物為鳥兒留着

絡，消災解毒，果為鎮咳之藥。不知道鳥兒會不會感冒？牠吃了，有無療效？

一叢叢灌木類植物，青碧紅綠，這是神韻絕佳的紅果兒。果珠簇擁，引來萬千枝條間，上下騰踢，群鳥喧嘩。

石楠，鮮紅果實綴滿枝頭，不僅有外表俏麗的果形、養眼的色澤，還可以入詩，「石楠紅葉透簾香，憶得妝成下錦窗；試折一枝含萬恨，分明說向夢中人」。

海桐，葉子和外形，酷似冬青。奇就奇在它的果，先是長着圓溜溜的淡黃色小球，秋冬愈往深處去，小圓球會璞然炸開，甩露出裏面的籽，這種類似於石榴籽，玫紅的顆粒，津亮、通透，它是為那些體型嬌小的鳥準備的嗎？籽粒粒黏黏、稠稠的，有一層糖絲汁液，小鳥一定會感謝它們。

金銀忍冬，小果實按序排列，四個一組，初結時是橄欖綠色，逐漸轉為絳紅色，秋後綴滿枝頭，晶瑩剔透，經冬不凋，點點紅，與瑞雪相映。

垂絲海棠，冷風中果實已然成熟，紅黃相映高懸枝間。到了深冬，庭園中有幾株，掛着紅色小果，看上去津甜。剩下的，被鳥兒爭啄……

有些候鳥，到了冬天不願意遷徙，牠們留在原處，這個地方有適合牠們在天冷時的口糧，一些樹木的果兒……是食物，留住了牠們煽動的翅膀。大雪天，一隻鳥兒如何啄食？牠啄去樹枝上面的白雪，啄食紅果兒。總有些食物為鳥兒留着，那些被雪裏着的果兒，是給鳥兒存着的口糧。